

● 影印本 ●

南鴻

燭光

「南鴻」的主办人是后来成为

中国共产党总负责人的张闻天



「南鴻」、**「燭光」**是一九二五年在重

庆创刊的两份具有鲜明五四新文化特色的周刊，这两个曾经并肩战斗、不久又同时遭到军阀政府封禁的刊物，为人们留下了当时这座封闭山城新旧两种思潮斗争真实记录。

南鴻

第一版
地址：成都四川女子商業講習所陳石隸先生
郵政掛號：重慶家巷十七號
每份：一百文
廣告費：每行以上每星期五角

THE JO KWON WEEKLY
光燭

代派處
成都：華陽書報流通處
上海：上海書報社
廣州：廣州書報社
漢口：漢口書報社
重慶：重慶書報社
成都：成都書報社
重慶：重慶書報社
成都：成都書報社
重慶：重慶書報社

我·自·己·底·宣·言·介·紹·

《燭光》主办人为
党的早期著名宣传鼓动家**萧楚女**



中共党史出版社

●影印本●

南鸿

燭光

F581/3429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鸿; 耀光/《南鸿》、《耀光》杂志社编. —影印版.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5

ISBN 7-80136-332-9

I. 南… II. 南… III. 期刊—中国—影印本 IV. 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008 号

《南鸿》《耀光》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 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 100029

地址: 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 (010)64946059 传真: (010)6496801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215×290 毫米 16 开 8.25 印张 200 千字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 册

ISBN 7-80136-332-9/K · 293

定 价: 30.00 元

影 印 说 明

一、《南鸿》、《燭光》是一九二五年在重庆出版的两个具有鲜明五四新文化特色的进步刊物。《南鸿》是当时有“少年文学家”之称，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发起的“南鸿社”，主办的一份文艺性社会批判周刊；《燭光》则是中共著名宣传鼓动家，当时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特派员的萧楚女所领导的“四川平民社”，主办的一份研究社会科学、讨论青年问题的政论性周刊。这两个当年曾经并肩战斗同封建复古逆流激烈斗争，又同时遭到军阀政府封禁的刊物，目前已是国内稀有的珍贵出版物。据发现，徐州师范大学时善刚先生珍藏有其父亲时有恒先生保存下来的这两个刊物原件，经有关专家鉴定，这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这两个刊物的原版。值此五四运动 80 周年到来之际，为了使这两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珍贵史料重新公诸于世，并得以长期流传，本社征得时先生的赞同特将其全部影印出版。

二、《南鸿》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创刊，是一份十六开八版的铅印周刊，在五月十八日出至第八期时即遭封禁，封禁后又改名《夜鹰》出版（期号续前）。时先生保存下来的共有十二期，包括《南鸿》第一期至第八期，《夜鹰》第九期至第十二期。第十二期（六月二十七日出版）是否即为终刊不详。《燭光》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创刊，是一份十六开的铅印周刊，出至第三期（五月十五日）即被封禁。时先生保存下来的是完整的三期。此次影印两刊完全依照原版大小、次序排印，两刊合订为一册，中缝保留。

三、为便于读者查阅，于影印本后附录两刊目录索引和张闻天、萧楚女在两刊登载的著作目录索引。

四、《南鸿》、《燭光》这两个刊物的原件，由于年代久远，纸张已泛黄松脆，有些字迹亦漫漶不清，但依照上下文仍可辨读。为忠实原件原貌，本次影印出版，未做任何补缺和校订，仅对个别污渍做了技术处理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文字的可辨谈程度。

五、本书出版审阅人：石仲泉、程中原、张培森。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

FSY/29

《南鸿》目录

第 一 期

发刊词	(1)
“死人之都”的重庆及其他	张闻天(1)
所谓“没有人格”	罗 蔓(2)
郑四嫂	梦 真(3)
可怜的秋香	慧婉女士(3)
论辩的魂灵	鲁 迅(5)
伪道德家眼中的“女”	秋 兰(6)
贾先生	梦 真(7)

第 二 期

追悼孙中山先生	张闻天(9)
教育家	曹旻曦(10)
黑疯狗	梦 真(12)
恶梦	飘 蓬(12)
“文学逻辑”	天 真(14)
牺牲谟	鲁 迅(15)

第 三 期

生命的急流	张闻天(17)
沉痛	天 真(18)
教育救国声中的“办学指南”	陈云菴(19)
介绍江北中学校长唐鸣珂君的妙文	(20)
读了唐鸣珂的妙文之后	罗 蔓(21)
梦登高山	梦 真(22)
不相识的女王	徐培待(23)

早上	长 虹(23)
重庆女界的前途	江青崖(24)

第 四 期

言论上的道德责任与法律常识	萧楚女(25)
重庆青年界的危机	青 峰(27)
凄曼的哀音	梦 真(28)
重庆的煤烟	兰 君(29)
川师学潮所引起的感想	张闻天(30)
“送别刘蔚芊先生”	大风(31)

第 五 期

神圣同盟下之重庆严格教育	萧楚女(33)
情书	天 真(34)
二女师袁训育主任	大 风(35)
失恋了(?)	梦 真(37)
说“女子不准照相”	罗 蔓(39)
答江青崖	李君策(39)

第 六 期

传单与鬼叫	张闻天(41)
告所谓“学校家属”	张闻天(42)
铃声	愚 菴(42)
疯话	梦 真(44)
告诉所谓“璧山公民”	萧楚女(46)

第 七 期

苍茫的前途	秋 兰(49)
卖国的爱国主义者	青 峰(52)
梧桐树下	天 真(53)
认清我们的敌人	彭兴道(54)

“不通,不通!”	疾 雷(55)
寸铁	楚 女(56)
国民党之言论机关	楚 女(56)
四川日报之示威运动	楚 女(56)
“证人证物不成问题”	楚 女(56)

第 八 期

再论“二女师袁训育主任”	大 风(57)
乡野的精神文明	君 策(59)
令人难解的第二女师	小 青(60)
我的失恋	鲁 迅(62)
学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了	小 青(62)
让我来回敬一箭吧	梦 真(63)
复梦真信	大 风(64)
无端的烦恼	绿 蒂(64)
随笔	难 堪(64)

《 夜 鹰 》 目 录

第 九 期

“青年之敌”	张闻天(65)
游戏场中	梦 真(67)
重庆的新女子	青 锋(68)
密月	冥 犀(69)
读诗有感	北 村(71)
旧婚姻制度底下的悲鸣	文 林(71)
随笔	(72)
他们为什么如此热心?	疾 雷(72)
还有公事要办	疾 雷(72)
太不量力的萧楚女	青 峰(72)

狗化先生的踌躇	疾 雷(72)
---------------	---------

第 十 期

嘉陵江上的晚照	张闻天(73)
卫道的先生小姐们	青 锋(76)
我的自杀	群 齐(77)
最后的一封信	慧 婉(78)
饭桶教育	缪云人(79)
随笔	(80)
无法无天的舒新城	疾 雷(80)

第 十 一 期

别重庆的朋友们	张闻天(81)
逐水的桃花	天 真(82)
故乡的玫瑰	君 策(86)
亡国奴的新思想	冥 犀(87)
随笔	(88)
珍奇典故第二章	疾 雷(88)

第 十 二 期

为沪案敬告青年界	君 策(89)
逐水的桃花(续)	天 真(90)
呈所爱	梦 真(91)
月夜	冥 曦(92)
隐痛	介 光(95)

《 燭 光 》 目 录

第 一 期

我自己底介绍

——本刊出版宣言 (97)

暴风雨的五月

——我们底澎湃运动的良辰 火 花(98)

好应急的公民和学生家属..... 楚 女(101)

第 二 期

三团体致日本加藤首相书

——五七国耻日重庆市民之外交表示..... (107)

“五一”底由来及其意义..... 罗世文(108)

美国帝国主义戕杀福州学生

——形势极其严重..... (110)

基督教会之甘言..... (110)

半年来的重庆..... 楚 女(111)

寸铁..... (112)

教员们底逻辑..... (112)

当街讲演共产主义..... (112)

娘子军包围执政府..... (112)

国民党听者..... (112)

刘揆一厚脸至矣! (112)

余瀟

——女子师范惯出坏教员..... 野 火(113)

第 三 期

四川平民学社对于女师风潮宣言..... (115)

理想的灭落·····	野 火(115)
国民党中底“共产派”问题·····	火 花(117)
谁“将实行共产”·····	春 涛(120)
日本学生的社会科学运动·····	佛 海(121)
寸铁·····	(122)
章士钊实行裁学·····	(122)
政府拟以杨希闵督粤·····	(122)
好一副对照的物色·····	(122)
发起孙中山主义研究会征求同志·····	(122)
《南鸿》、《夜鹰》刊载张闻天著作目录索引 ·····	(123)
《南鸿》、《曙光》刊载萧楚女著作目录索引 ·····	(124)

巴縣中移夏作學先生 江北新中中學東門外六六六 成都四川女子實業講習所陳右韓先生
北京朝陽大學彭向真先生 江北重慶書店

南鴻

發刊辭

我們幾個人都切身的感覺到重慶這地方的空氣實在太悶塞，太乾燥，太腐敗，并且太沈悶了。我們生活在這種含有毒質的空氣中如若不取一種積極反抗的態度，我們的意志祇有一天一天的銷沈下去，我們的頭腦祇有一天一天的昏亂下去，我們的情感也祇有一天一天的冷淡下去，到末了我們都將一個一個變成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

我們為得要衝破這種悶塞的，乾燥的，腐敗的與沈悶的空氣，我們為得要鞭策我們自己的生命不使他們朝着死的路上走去，所以我們創辦了這個小小的報紙。我們反抗一切壓抑青年清新的思想與活躍的行動的舊道德，舊思想，舊制度。我們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與活潑的新文藝與新生活。每一個人都應該表現他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這個小報的標語！

「死人之都」的重慶及其他

(張聞天)

我們在空暇的時候，試跑出遠遠門或是過江赴江北新城，我們在眼前所能看到的祇有

第 一 期	地 址
報 費	重慶戴家巷十七號
廣 告 費	每份一百文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
	期以上對折

重慶是座，高下不齊的死人的墳墓，除此之外，就什麼也很少了。在夏天炎熱的太陽光底下走路的勞動者就是要找一片樹蔭為他們的駐足之所，也是找不到的；在春天像我們下江那樣的柳絲柳絲的美麗的風景，更是不可以的了。一切生人應該享受的地方，差不多都被死人佔了去！而重慶城內，地方又是這樣的狹小，人口又是這樣的繁多，街道污穢，空氣腐敗，生在這環境中的人就是活潑有生趣的，也不能不變成死氣沈沈的了。

我常常想，你們重慶人為什麼不下一個大決心，把這些高高低低的墓地一律把平，種一些美麗的花草與樹木，為你們疲勞後的休息之所呢？況且這樣後，城裏過多的人口就可以移到城外去。為什麼你們一定要大家住在城裏，而使城外的空地這樣荒蕪着呢？

你們不敢！你們沒有這樣大的胆量，去把平你們的祖宗的墳墓！

為什麼？因為你們中了舊禮教與舊思想的毒！

原來照我們大中華民國的禮法講來，祖宗長輩是我們最應該尊重的，有了這子的人所說

的話不論他怎樣的糊塗與荒謬，我們沒有他那樣的子的人。是應該聽從的。他死了後，我們還是應該尊敬他，我們應該把他的屍體好好的裝起來，好好的埋起來，還要時時刻刻去祭他，去崇拜他。孔二先生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要做一個孝子自然非那樣做去不可！孝子是應該褒獎的，逆子是應該鞭撻的；這是自古已然！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做孝子！

因為大家要做孝子，所以大家去崇拜死人，所以中國的社會充滿了永遠不散的死氣！應該為生人住的地方，也為死人住去了；應該為生人享有的權利，也為死人享去了。大家都死氣沈沈地捲縮在一個不大通風的箱內，煢煢着精神文明，等待着死的到臨！

這樣的人類「所謂黃帝子孫」除了在世界上海無聲無臭地銷滅以外是沒有別的方法的。幸而西洋直腳鬼子的鎗砲聲驚動了一般孝子順孫與精神主義者的迷夢，使他們的腦筋中起了一陣昏亂糊塗的思想，並且看着舊有神助的義和團的失敗竟有些愕然了，結果就是張之

本 期 目 錄

發刊詞	張聞天
「死人之都」的重慶及其他	張聞天
所謂「沒有人格」	羅 蔓
鄭四嫂	夢 真
可憐的秋香	魯 迅
論辯的魂靈	魯 迅
偽道德家眼中的「女」	魯 迅
賈先生	夢 真

洞等那樣頑固的人也居幾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了。

五四運動之後，西方個人主義的潮流不絕地從各方面衝進來，中國人昏亂糊塗的腦筋又受了一次猛烈的打擊。一般新青年竟如瘋如狂一般歡迎着這種新潮的到臨。他們懷疑一切，攻擊一切而且希望破壞一切，結果『反抗舊禮教』，『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改革製服』等等新名詞成為一般人的口頭禪，而且婦女剪髮與服裝問題也差不多都一一討論到了。我們也以爲垂死的大中華民國真的已經再生了，我們當時是何等的希望，何等的興高采烈！

然而這新文化運動的把戲大家又開的疲倦了，遺老遺少先生們就乘此機會來提倡復古，因爲他們覺得不這樣，禮義之邦一定要淪爲夷狄之域了，而且他們覺得那些後生小子實在鬧得太不成話了，不復古他們的飯碗一定要發生問題，因爲雖是他們提倡精神文明說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但是對於這吃飯問題却是時時刻刻不能忘記的。

正在蓬蓬勃勃地發揚出來的火花，因此受到了『盆冷水』！沒有生命的精神文明與東方文化又主宰了全中國！每天所聽到的只是那些模稜兩可的，似是而非的，昏亂糊塗的論調！一般青年因爲鬧的疲倦了，也昏昏沉沉地跟着他們一天一天向死的路上走去！

可見得爲『死人之都』的又豈止重慶，全

各位！

你們平日在家裏覺得煩悶無聊嗎？請到

中國就是一個『死人之都』呵！

誰敢起來拿着鋤頭去把平這些高高低低，重重疊疊的墓墳？誰肯爲了後來者的利益在這些土地上散佈一些楊柳與桃花的種子？

一九二五，三，二十四。

所謂『沒有人格』

我們幾乎每日可以聽到某甲說某乙『沒有人格』，而某乙又說某丙『沒有人格』，大概在某甲與某乙的心中，除了他們自己『是聖人之徒』，是『君子』外，旁人都是『異教徒』，都是『小人』。但是某乙既然是『君子』，是『聖人之徒』，爲什麼也被某甲稱爲『沒有人格』呢？譬如重慶城裏有位劉君先生常常當着人或是在他自己所辦的什麼『合力週報』上罵新蜀報的主筆蕭楚女先生爲『沒有人格』，而他自己却也被一般青年罵爲『狗東西』，所謂『狗東西』自然是沒有人格了。這却是什麼道理？

依我個人的考察，所謂『沒有人格』，就是『沒有道德』。所謂『道德』在重慶城內一般人的心中是『夫子之道』，『夫子之德』，（雖是在實際上他們所崇拜的是『金錢之道』，『武力之德』，不過他們表面上既是裝成這樣，我們也就承認他是這樣了。）所以凡是不合於這種『夫子之道德』的人就是沒有道德的，因而是沒有人格的。蕭楚女常常提倡新思想與新道德，這當然是不合於『夫子之道德』的，所以蕭楚女是沒有道德，沒有人格的。我知

道凡是懂得精神文明的『文選學輯』的先生們都是這樣說的。

在重慶人的眼中看來，一個男子不能同一個女子在街上走，或是出城去要，那樣，不是『野合』便是『街合』。這當然是最不道德，最沒有人格的！男女授受尚且不親而況在一起走，在一起耍乎？

最近我還聽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說，某女校有一位學生某甲看見學生某乙在某丙教員的寢室內要。他覺得這個太不道德，太沒有人格了，所以有一次在大會場提起這件事時就大哭，聲震雲霄，並且還帶着哭腔說，『這事與我們……四川……三千五百萬……女同胞……的前途有重大的關係……我爲了我們……四川三千五百萬女同胞……不能不痛哭……挨挨挨！……』

像某甲女士那樣深思遠慮替我們四川三千五百萬女同胞的前途這樣痛哭，我們覺得他的眼淚是落得很有價值的。所以聽說當時全場的人都爲之動容了，竟有幾人擦着他下淚的。但是我這一次却聽說某甲女士平日却也提倡什麼『打破舊禮教』，『打倒軍閥』，『男女平等』等許多蕭楚女一流人所提倡的新思想，並且我有一次還親眼看見他爲了國民會議『拋頭露面』在外面演說什麼『我們女子家要做……：非推翻帝國主意（想來是義字之誤），打倒軍閥不可！……』等許多蕭楚女一流人所說的話。這又是爲什麼？

我對於這件事曾經下了一番研究的功夫，因為這是不容易了解的事！他反對男女在一起，當然他是『聖人之徒』一流人了！然而他又主張打倒軍閥男女平等等等，那末他當然又是蕭楚女一流人了。幾天之後，我始恍然大悟。我知道他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同胞』，是一隻蝙蝠，是真正老牌的精神主義的『國貨』，又是東方文化的代表人物！

像這樣似聖人之徒而又似蕭楚女的人，不但在重慶城內多得，就是在全中國也多得很。在現在他們提倡愛國，洋大人做了中國的皇帝，他們就要奴膝牌頭地去稱臣了！喂！我們常常說蕭楚女一流人沒有人格，那末我們藉這種人做『沒有什麼』呢？是的，是的，我們應該稱他們做好人，好人！

鄭四嫂

夢真

這許是一件奇異的事吧？不然，鄰近的人們為何都將他當作了飯後茶餘的談料，那樣有趣的談着呢？然在鄭四嫂自己則似已認為那是很平常的事，並沒有什麼稀奇了。不信嗎？你看他近來每次遇着衆人圍聚着談他的故事時，他總是從容的說：『有什麼稀奇呢？那不過是替我的兩個孩子着想罷了！』

鄭四嫂是涇縣鎮裏一個勤苦耐勞的女人，這是鄰近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的，而尤其其是因為他的那雙與衆獨異的夫足，能夠扛着一桶水在泥濘的道上與他的男子一樣的走得很快

；這更是鄉里們所時常稱道而且佩服的了。

的確，鄭四嫂真是一個值得佩服的內外皆能的女人，你只看他每天在家裏將家事治理後又同他的男子到山坡上去做莊稼的工作，并且還要哺養兩個很小的孩子這些事，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他的男子不知怎的總還有些不滿意的，有時因了一些細故的事，還要罵他是不中用的女人，並且有時甚至於常常打他。

有一次吧，不知因了一點什麼事故！有些說是他早飯太遲了！惹動了他的男子的大怒，他竟用了一片大的竹塊亂打了他一頓。本來在往時他是從不曾有過反抗的舉動的，這回不知是因了負傷太重，或者真是一種天然的反抗的表示，他竟一聲不響的壓了半天都不起來，任他的男子怎樣辱罵，怎樣威嚇，他只是不理。他的男子奈何他不了，後來不知怎的竟暗自想出了這麼一個方法：他將所有的衣服緊緊地捆了一包，裝着將有違行的樣子，並且氣憤憤地對他說：

『現在你儘管睡罷！我走遠地去了！什麼事都不管了！你儘管睡罷！』說完了話，就負着他已捆好的包袱，頭也不回的走了。

然而鄭四嫂却着急了。他以為他真的走遠地去了，他想他一個人在家裏既要撫育那樣小的兩個孩子，又要耕種那麼寬的田地，他的能力怎樣能夠呢？於是不由自主的勉強支持着從床上爬了起來，一步一淚地尋着對門的大道趕了去。

當他出門時，他的大的一個孩子見了他的倉皇的態度和哭泣的神情，他也禁不住一聲一聲地號泣着隨着他背後趕了來。

他這時真難極了，他一心恐怕丈夫走遠了，不容易追著，一心又恐怕孩子在不平的道上奔馳着跌壞了身體，所以他的雙足雖急急的向前移動，他的兩眼却時時回轉來望他的孩子。

這樣一心兩念的在高低不平的道上急急地走着，後來終於在兩里以外的地點將他的丈夫追着了，他緊緊地握着他的丈夫的衣服，不知說了許多哀憐的話，流了許多眼淚，並且承認了以後若再反抗他丈夫的打罵，他丈夫便立即撤下了他一切不順的違行的條件，他的丈夫才慢慢地走了回來。

可是這件新奇的故事，一天一天傳散開來，後來鄰近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知道，並且常常當作了『白晝殺殺人』或『革命黨剪髮』這一類的有趣的事談着消遣，更有多少好事的青年人，見了鄭四嫂，還要故意的戲謔他，他在先的幾次聽着，還面赤耳熱的低下了頭一聲不響，聽憑他們談說，可是後來漸漸聽慣了，他便時時向說他的故事的人似解釋似辯護的說：『有什麼稀奇呢？那不過是替我的兩個小的孩子着想罷了！』

一九二四·十·二六。

可憐的秋香

慧婉女士

這是前年的事了。可是我在那沉寂的時候

，我簡單的腦子裏，總時時把他回憶着，再也不能忘記的。

在一個春天的星期日的早晨，我很高興的起來，在那暖和的太陽光直射進來的窗下梳好了髮辮，看完了每天當看的報，就穿好裙子，到我的同學蘭蘭家裏去。

他，蘭蘭，住在江北新建的一所西式洋房內，大門外植着許多花草樹木。每當朝日直射的早晨，門口普照的夜裏，就現出一番可愛的美景。至於星期日，更有蘭蘭同他同片的蘭芬一塊兒玩，真是一個快樂而且幸福的好去處。

當我走到他家門口時候，我心中早已起了一個疑問：「怎麼沒有聽見他們的音樂聲風琴聲以及嬉笑聲呢？」及到我抬頭一看，更令我詫異了，原來蘭蘭家那扇黑漆大門上已貼着大而且長，並且用硃砂點過這樣寫的一張門條：『此係軍官住宅，無論何項軍隊，不許入內住紮，此令。』頂上寫着某師某團團長告。

我急忙進了大門，首先使我注意的就是以前蘭芬住的那邊站了許多軍人，我驚了一下，趕快向蘭蘭臥室走去。可是仍舊使我失望，當我竟不着一個人影兒的時候，我心更急了，又向後邊走廊找去，那時的我，真有說不出的恐怖同詫異。

以前那所房子，是一個姓張的商人與蘭蘭他們同住的。那個商人是一個腦筋很新而且很見有解的人，他的女兒蘭芬，得着了這樣一個

很開通的父親，所以也就自由極了。蘭蘭在附近的學校讀書，他每逢星期回家，就同蘭蘭唱歌呀，奏風琴呀，打球呀，嬉笑呀，總是毫無畏懼，活潑地玩。所以我每星期到他家去，總是未進門就聽見他們的歌聲笑聲了。再沒有像這次的冷靜而不見人影的。

我很着急的上了樓，一層一層地尋覓着，但仍見不着蘭蘭們的影兒。我足也軟了，呼吸也很不平均了，可是我總不因此而阻止尋覓蘭蘭們的心。

『呵！你原來在這裏呵！』我向着到三層樓的樓梯看上去，看見蘭蘭穿着藍的制服，同他的母親弟弟，在走廊旁站着。我高興極了，急足的上着樓梯，口裏像這樣說。但是他們都沒有聽見，仍然很注意地向下望着，好像在看什麼奇特的事似的。我輕輕地走到蘭蘭背後，剛剛用手放近他的眼睛，他就回頭看見我了。

『蘭蘭！你來看呵！』蘭蘭現出很難過的樣子對我說。

我感覺到手指中的潮濕，我問：『蘭蘭！你爲了什麼呵？你看我手上都有你的眼淚了！』

『你看！』他向下指點着說。我照着他所指點的地方看去：『唉！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女子是誰？怎麼受那婦人這樣惡打呢？』我這樣的問着蘭蘭。

『你們小姐家，也太軟心了，這種事固然令人看見不忍，但是又何必急到這種地步呢？』蘭蘭的母親像這樣對着我倆說。

『伯母！到底是怎麼回事？請你老人家，快告訴我罷！』我很着急的對蘭蘭的母親說。

『蘭蘭姊！你不知道嗎？這院子自從張家遷了。就搬了這一家姓李的來，那個手上戴着鑽石戒子打人的那個惡婦的男子，在做什麼團長呵！他仗着他丈夫的勢力，耀武揚威的一天打人罵人。剛才被打的那個女子，就是他家的使女秋香……』蘭蘭的母親說到這裏停了一下，『說起這個女子，真是可憐！自從他家搬來，我們沒有一刻不聽見這秋香被打被罵！昨夜聽說秋香爲打爛了一個土碗，被那惡婦幾乎打死。一身打得個鮮血淋漓，過後那個團長回來，又打了一頓，真是可憐極了！你的蘭蘭姊妹，昨夜已替他哭了一夜。今早晨那惡婦喊點火，秋香因爲保護他被打而流血的痛足，走慢了點，他就又舉起棍子打了這一陣。剛才我們看的，就是李惡婦同秋香。』蘭蘭的母親顫抖的聲音，說出這些話時，我在一旁，早已說不出的難過，哭的像淚人兒一般了。至於蘭蘭，更是咽咽嗚嗚地大哭起來。但是那不停的竹板聲，和悽慘的哭聲，仍是繼續地傳入我的心裏，我再也不忍聽了。只得同蘭蘭攜手下樓，走進他的臥室內互相默坐着。心中感覺到一種說

△重慶孤兒院大同印字館遷移啟事

敬啟者敝館前因鉛印都在城外大溪溝所有承印各種書籍較對諸多不便有違賜顧諸君雅意因特將鉛印部遷移城內機房街十王殿內以期迅速而便較對并聘高等技師繪畫各種特色花邊商標圖式顏色鮮明工藝精巧如蒙諸君賜顧無問書籍族譜傳單廣告名片各件一律限日出版絕不貽誤庶不負賜顧之厚意也是啟

敬啓者敝館前因鉛印都在城外大溪溝所有承印各種書籍較對諸多不便有違賜顧 諸君鑒察因特將鑄印部遷移
城內機房街十王殿內以期迅速而便較對并聘高等技師繪畫各種特色花邊商標圖式顏色鮮明工藝精巧如蒙
諸君賜顧無問書籍族譜傳單廣告名片各件一律限日出版絕不貽誤庶不負 賜顧之厚意也是啓

不出的淒愴。

壁上自鳴鐘打了一下，蘭意吃午飯了。我
同了蘭意也到餐室去坐了一下，但是一點菜也
沒有吃，仍回到臥室來昏昏地睡去了。

『受過！太太！我錯了！痛得很！呵！
我的媽媽呀！天呀！……痛……呵！』這種悲
慘而微弱的聲音，把我從夢中驚醒了，我忿恨
極了！『使女不是人嗎？我非出去主張公道不
可！不然，這可憐的使女定要被他打死了。』

我想到這裏，很快的從床上跳起來，急急地喚
蘭蘭爲，走到廊前，見那滿身鮮血的一個十一
二歲的秋香在那階前顫抖着，不住的哀叫：『媽
媽！痛呀！太太呀！他聲音已有點沙了！但是
那圓形的惡婦，仍是咬緊他鎖着的金牙齒，舉
起手中的棍子，像搗衣似的不住的打！』

『你這賊東西，今天硬要打死你，拿錢買
來，不該打嗎？』那惡婦圓眼狠狠地這樣說時
打的愈加快了。一聲聲的哭聲，原來他的棍子
已經打在秋香幼小的肚腹上了。

『太太……我……我……我……我……
……我……』這聲音很呵！媽呀！你沒有發覺
，怎麼把你的女兒，拿來這樣受……受……

『呵！』可憐的秋香，發出細微到幾不能聽到
的哀慘的聲音，在石階上顫抖着。後來發出一種
尖而抖的呼聲，四肢伸縮了一會，就不再動了，
鮮紅的血，由小口中不絕地湧出。我那時心
中，更覺着無限的憤恨與忿怒。蘭意已掉頭
去咽咽地哭了。

『我非去替秋香報仇不可！』我忿恨到極點時
很勇敢地像這樣的想着，向前走了幾步，但是
弱小的我，看見了那凶狠的惡婦同凶神般的單
人，早已吃驚倒退，那不能發覺的不平之氣差
不多使我的神經完全昏亂了。

『團長回來了！』外面像這樣高叫了一聲
，隨即有許多軍人，同一個黑而且胖穿着花綢
袍子的男子進來了。

『你怎麼同這賤官頭淘氣呵？人急壞了太
值不得的啊！趕快進來休息吧！』那個團長說
了這些話就同那惡婦在堂屋的軟椅上坐下了。

『這個賤了頭裏氣人呵！把我的心口都急
痛了！』惡婦氣忿忿地說。

『我說同他淘氣值不得呵。』團長說了，
又高聲喊道：『王福！你趕快去請新城內的趙
醫生來，說太太氣痛，快去快來呵！』只聽王
福答應了個『是』字，就飛也似的跑出去了。

『秋香的小小的屍體，靜悄悄地在大陽光
底下躺了，有時他的肢體還抽掣了一下，但是
不久又寂然了。四周圍的空氣異常柔和，像慈
母的撫慰一般吹拂着秋香蓬鬆汚亂的頭髮。

論辯的魂靈

魯迅

二十年前到黑市，買得一張符，名叫『鬼
符』，雖然不過一團糊，但貼在壁上，看
起來，却隨時顯出各樣的文字，是處世的
寶訓，立身的公箴。今年又到黑市去，又
買得一張符，也是『鬼符』，但貼了起
來看，也還是那一張，並不見什麼增補和

修改，今夜看出來的大題目是：『論辯的
魂靈』！細註道：『祖傳老年中年青年一
選一輯決清滅洋必勝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
律令勒』，今謹摘錄數條，以公同好：

『洋奴會說洋話，你主張讀洋書，就是洋
奴人格已破產了！讀人格破產的洋奴崇拜的洋
書，其價值可知矣！我讀洋文是學校的課
程，是政府的命令，反對者，即反對政府也，
無父無君之無政府黨，人人得而誅之！』

『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麼？什麼
不到外！去？可憐外國人看你不……』

『你說甲生痘，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
國人生痘了，既然中國人生痘，你是中國人，
就是你也生痘了。你既然也生痘，你就和甲一
樣，而你也只說甲生痘，則竟無自知之明，你
還有什麼價值？倘你沒有生痘，是說誰？
賣國賊是說誰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
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
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
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自由結婚未免太過激了。其實，我也並
非老頑固：中國提倡女學的還是我第一個，但
他們却太過極端了，太過極端，即有亡國之禍
，所以氣得我偏要說男女授受不親。況且，凡
事不可過激，過激必都主張共產主義的，乙贊
成自由結婚，不就是主張共產主義麼？他既然
主張共產主義，就應該先將他的妻拿出來結我
們『共』。』

請看

消息最靈通

的重慶新蜀報

偽道德家眼中的「女」

秋園

編者按：魯迅先生這篇短文是在「語絲」第十一期上發表的。因為他所說的「祖傳老年中年青年」選輯，「很像本埠的一家什麼報上所說的『文學選輯』」，所以特轉載於此，以供同好。

「內國革命是為的要圖利，不為圖利，為什麼要講革命？我親眼看見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現金抬進門。你說不然，反對我麼？那麼，你就是他的同黨。嗚呼，黨同伐異之風，于今為烈，提倡歐化者不得辭其咎矣！」

「丁犧牲了性命，乃是開闢一場糊塗。活不下去了的緣故。現在安靜志士，諸君切勿為其所愚。況且，中國不是更壞了麼？」

「戊能算什麼英雄呢？聽說，一聲爆竹，他也会吃驚。這怕爆竹，能聽槍炮聲麼？怕聽槍炮聲，打起仗來不要逃跑麼？打起仗來就逃跑的及稱英雄，所以中國壞透了。」

「你自以為是『人』，我以為非也。我是畜類。現在我親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類的爹爹，當然也就是畜類了。」

「勿用驚歎符號，這是足以亡國的。在我所用的幾個在例外。」

「中庸太太提起筆來，以精神文明精髓，作明哲保身大吉大和格言二句云：中學為體西學用。」

不薄今人愛古人。」

大概不過幾年以前的事吧？我們常常看到一般遺老先生拖着一條油光光的辮子，穿着一件青布長衫。因為聽到了『婦女解放』四個字，唾着口水或是吸着水煙搖搖擺擺的對你說。

「嗚呼，世風日下矣！此雖同是也乎？我不忍聽之於鄰於舍鄰之域也，我寧蹈東海而死耳！之乎哉也！」

這些遺老先生們吹了一個很大的牛，因為他們並沒有真的蹈東海而死。他們中有的因為鴉片煙癮發作了，又沒有錢去買來吃而死了，有的因為死神看中了他們油光光的頭髮而找他們去了有的因為孔老夫子一个人在天上不忍他的孝子順孫被邪教所欺侮，所以把他們請去了。總之近年來這些遺老的確比起幾年前少多了。可見中國總算是一個『進化』的國家。

可是遺老先生雖是死了，他們的兒子遺少先生，却還活在世上。遺少先生自然地起他們的『尊大人』要文明的多了。他們的辮子已經剪掉了，他們也在什麼大學堂或是什麼國學院讀着書，也有出過『洋』到過日本美國或歐洲的；有許多簡直穿着『洋裝』，拿着『哭喪棒』，戴着『玻璃片子』在街上像他們的『先大人』那樣搖搖擺擺走着。他們聽到『婦女解放』四字並不表示反對，雖是說到『自由戀愛』時，他們的面上不免要露出一種冷笑。他們時常說：

『『婦女解放』，『解放婦女』，『自由戀愛』，『戀愛自由』以至『自由離婚』，『離婚自由』，我們都不反對。但是……』

這些遺少先生們在『但是』一轉之下，他們的話就多了。他們會舉出許多多例，說，某女士從前和某男子戀愛，現在又同另一個男子戀愛了，那真是自由戀愛嗎？某女士現在簡直一天到晚在外面奔走，幹什麼婦女運動，那也是婦女解放嗎？某女士在他丈夫死後不多幾時之後，現在又和某君結了婚，那也是自由結婚吧！……

遺少先生們看到現社會上許多為他們所看不慣的現象，他們也覺得有人心世道之憂。他們看見女子把褲腳管吊的那麼高，覺得『太不雅觀』了；他們看見女子在大庭廣眾之間發着激烈的言論，覺得『太不溫柔』了。他們說：『女子要以溫柔順見長，現在這樣還成什麼話？』雖是他們在『外邦』也看見過這類事。『但是我們中國還沒有到這種程度！』總之他們對於現社會上女子的言論行動，是很失望的了！於是他們大大的提倡『保守道德』！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裏有一位先生來演說，說『教育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叫你們怎樣做人。做人第一要講道德，沒有道德就不能做人。你們女子對於遵守道德一層，尤其要緊，別的一切都是假的。你們要求解放第一步就應該從這種地方着手。』我當時就站起來，（當然這種舉動在那位先生看來是不大道德的。）問他。我說：『先生，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做人？算遵守道德呢？』他說：『遵守規則。就是遵

寰球電影公司 消遣消遣去!!!

商業場

守道德。』我說『然則道德就是規則了？』他點了點頭，說我聰明，並且說：『我們在學堂裏守學堂裏的規則，到社會上守社會上的規則，這就是做人之道！』我說，『然則先生的道德就是舊禮教了！先生要我們做一個舊禮教的順民嗎？』他當時急急辯論着說：『那不是，那不是，我所說的道德是做人之道，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我當時不禁嗤的一聲笑了。大家都望着我，尤其是校長先生，覺得我不規矩了，太不道德了！

保守你們的道德！死不盡的遺老先生。你們的靈魂還在你們兒孫的肉裏骨裏！

賈先生

夢真

只要是住在我們同樂鎮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是不知道我們這位賈先生的。

賈先生是個很有斯文氣的學者，這是我們有許多人都承認的。我第一次見着他是在一個夏天的午後。那時我還只有八歲，我同隔壁張家毛從學堂裏讀了書回來，走到他家打麥場上去網蜻蜓，看見滿被瓜葉的瓜棚下坐着兩個人。在開闢。坐右邊的一個花白鬍子的我認得是張老爹。坐左邊的一個我却是從來沒有見過。我們遠遠望着他手裏搖着一柄白紙摺扇，和嘴上的幾聲黃鶯，我們似乎都起了一種好奇心，立刻輕輕的跑在瓜棚的那面去偷望。他們是先談得有勁，並未注意到我們，後來他們的談話止了，聽着我們的細語，他們才同時掉轉頭來望

我們。

『毛兒！你們在那裏說甚麼？』張老爹一眼瞥見我們時便這樣問。接着他告訴我們與他閒談的是賈先生。他又要我們過來同賈先生相見，我們當初心裏很怕，後來想起從前常常聽得人說賈先生是一個很斯文的學者，於是經張老爹數次催促後，我們便毅然過來和賈先生相見了。

張老爹叫我們在賈先生面前學禮節，我們依了他的話與賈先生作了個長揖，賈先生站起來答了禮，問我們讀了些甚麼書和現時甚麼年紀的話，我們聞着他滿口的酒氣，和見着他說話時那種斯文的態度，我同張家毛都暗暗笑了。

賈先生聽我們說讀了許多書，他對我們端相了一會，便指着我們同張老爹說了些什麼『薛家鳳』『李家龍』的話，我們全不懂得，只是注視着他說話時的態度和他手中搖着的白紙摺扇上的詩句。

從這一回後，以前我只是聞名的賈先生，而今我却認得這個人了。

第二新年元旦日，我同我的媽媽到隔我家八里路遠的太平寺去燒香，剛到寺門口便見賈先生帶着一頂紅披帽，在燒着一對紅燭的臺側，放開了喉嚨在對着圍繞着他的許多紅男綠女講『禮節』。我聽了一會，母親便催着我去了。這一回却没有同他說着一句話，也沒有在他面前講禮節。

那年的春天，我家聘了古老先生來教學，因為古先生同賈先生最相得，於是從前似乎一回都未上門的賈先生，那時十天差不多就要來我家兩次了。

有一天，大致是三月初一，我們古老先生那晨早洗好了手臉，穿了袍褂，拿了文昌帝君的陰曆文到廟了『大成至聖先師孔子文宣王之神位』的木牌位前行了禮後，正跪着念，賈先生便慌忙地跨了進來，似乎是有什麼事情要來尋古老先生似的；但是賈先生一眼看見我們古老先生在做『聖事』，他伸了伸舌頭便縮着身子慢慢退到書房的側室去了。

大致過了半點鐘後，我們古老先生將陰曆文念了九遍，再行了三跪九叩禮後，才命我去招呼賈先生進到書房來。

賈先生與古先生會着。他說了一些什麼『之乎也者』的話，我全然不懂。只是最後聽得賈先生似乎說昨天有人請他們作壽。他在古先生這裏來借一部什麼『壇廟類編』和『姓氏族譜』。我當時不知道賈先生借了這書有甚麼用。我很想上前去問問，可是因為古老先生在前，我也就終于沒有敢。

又過了幾天就是我父親的生日。那天我的大舅爺老早就來了。我因為這天是特別日子，只請了書院和古老先生去陪大舅爺，和其他的客。

我大舅爺是這有名的大拔貢，他會着